



组织部 后传

利益时代

新生代官员的升迁路线图

斯力◎著

公权拒绝沦为利益工具 权利较量凸显的人性弱点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利

益

时

组织部长后传

ZUZHIBUZHANG

斯 力◎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益时代 / 斯力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500-0028-5

I. ①利... II. ①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325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330008

书 名 利益时代

作 者 斯力 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达兴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60 万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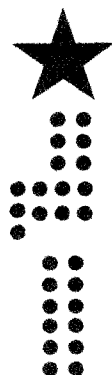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500-0028-5

赣版权登字-05-201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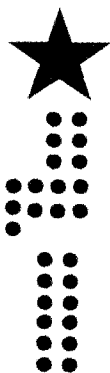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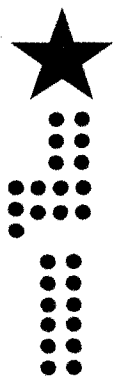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等值交易	1
第二章 古典战争	10
第三章 钉子户	23
第四章 商人算计	33
第五章 离婚节	45
第六章 小私儿	56
第七章 美丽教师	68
第八章 旧帽遮颜	75
第九章 橡皮法则	87
第十章 铁杆兄弟	100
第十一章 安插针子	109
第十二章 隐形炸弹	117
第十三章 教授与小姐	127
第十四章 猪肉有毒	140
第十五章 创业与守成	151
第十六章 玉女湿身	160
第十七章 死人级别	171
第十八章 杨弃归海	180
第十九章 遍地黄金	187

第二十章 折戟沉沙地	194
第二十一章 资本运作	201
第二十二章 代理公司	209
第二十三章 玉蝴蝶	219
第二十四章 跪在石榴裙下	225
第二十五章 戴墨镜的女人	230
第二十六章 鸿门宴	236
第二十七章 艳照门	244
第二十八章 玉碎蝶飞	253
第二十九章 警世恒言	262
第三十章 群体事件	268
第三十一章 抓捕记者	274
第三十二章 情人之死	282
第三十三章 风波不息	293
第三十四章 要想富动干部	299
第三十五章 龙舞老街	306
第三十六章 政治事件	315
第三十七章 秘谋行动	323
第三十八章 组织意图	331
第三十九章 纪委调查	336
第四十章 母子重逢	341
尾 声	346





第一章 等值交易

高一脚低一脚摸黑穿过县委宿舍长长的前廊,离杨卉家越近,韩江林莫名地紧张起来。

以前每次见杨卉时,就像见同胞姐妹一样自然亲切,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心儿会莫名地跳起来?因为有愧于杨卉,带着赎罪的心情来见她,才会产生这种异样情绪吗?

担任东江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谌洪甘冒着被人诟病的危险,亲自给杨卉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派人把杨卉送回家。作为韩江林的兄弟,谌洪当然清楚他和杨卉血浓于水的感情,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给韩江林赎一份孽债。谌洪在电话里反复强调是看在他面子上做的一件好事,杨卉的精神状态很差,要韩江林多看望杨卉,安抚一下她的情绪。人在落难的时候,来自外界的任何关怀都是上好的治病良药,何况韩江林兼领导和亲人双重身份。只要韩江林不嫌弃她,尊重她,杨卉肯定重新燃起面对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

韩江林在电话里没有给谌洪任何正面的回答,事实上他比任何人都更关心杨卉的命运。男人不管如何无情,都不会忘记献身于己的女人。但是,他现在的身份要求他,必须把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放到政治层面上考量。杨卉和屠晋平是亲密的情人关系,穿连裆裤的人,又是被苟政达和他联合下手整下去的政治对手,和苟政达正处于蜜月期,他正想借助良好的和谐状态达到顺利出任县长的目的。因此,对杨卉所表现的任何好感,都会引来苟政达的嫌疑,提前宣布和苟政达蜜月期的结束。正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百姓的生活空间大,社会空间小;领导的社会空间大,生活空间小。在这种时候,韩江林倒十分愿意是一介平民,可以自由地安排生活。但他是白云县的重要领导之一,他的任何行为都会释放出一定的政治信号,时常用“诸葛一生谨慎”来告诫自己,凡事还必须思考再三,慎之又慎,不能为所欲为。

韩江林特意选了这样一个月黑风清的夜晚，身着一袭黑装提着一个黑袋子走僻静路线来看望杨卉，黑袋子里装着杨卉喜欢吃的卡通巧克力。

这里的老住户购买了经济适用房，陆续搬走，老宿舍绝大多数成了空房，档头的几间腾给到县里挂职的市直机关干部，他们平常很少在家。杨卉在财政局集资分了房，得了钥匙，还来不及装修就出了事。

灯光从粉红色的窗帘里透出，映得前廊柱像涂了一层淡淡的彩虹，让这寂静的暗夜多了一点喜庆，潜伏在心底的欲望忽地冒出来，吐出一串气泡。

杨卉在家。韩江林突然心跳起来，转过身深呼吸几口气，才轻轻地叩了叩门。笃笃的扣门在寂静的前廊回响，屋里没有任何动静，门却无声地打开，如雪的灯光倾泄在地上，韩江林惊讶地抬起头，正遇上杨卉侧身把着门，一双乌黑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他。

四目愣愣相对，似乎不认识似的。韩江林看到杨卉的头发短了，圆圆的脸似乎比原来还胖一些，额头有一个抓伤的痕迹。一会儿，杨卉眼里涌出满眶的忧怨，稍做侧转一边，似乎是不想理会他，似乎又有暗示他进屋的意思。韩江林侧过身挤进屋，看到屋里空荡荡的，居然找不到落坐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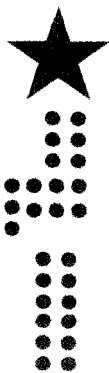
杨卉变戏法地弄出两张像木马地骑着的老式学生凳，分拆开来，一张递他身边，自己面对着韩江林坐下，双脚拼拢，双手整齐地平放在膝盖上，眼皮耷拉下来，既像面对审判，又像是逆来顺受的小女人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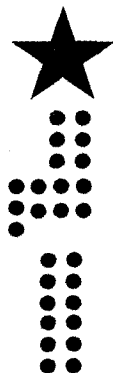
韩江林立刻想到这是杨卉几个月监禁生活训练的结果，鼻子一酸，心想，杨卉自小都是一个温顺乖巧听话的女孩，监禁生活该让她承受了多大的委屈啊。他想找个地方放提袋，没有看见桌子，抬头看见门上悬挂着一只破皮鞋，因为风的缘故，鞋在不停地晃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什么。韩江林吃了一惊，脱口问道，为什么要把一只破鞋挂在门上？

杨卉抬头凄然一笑，有人想挂就挂呗，如果你想挂，把你穿过的破鞋拿来挂上，好事成双嘛。

她机械而淡漠的语气中有一种透心骨的寒，韩江林觉察到杨卉夫妻生活出了什么变故。悬挂着中间门框随风摇曳的破皮鞋张着一个大口子，不停地晃来晃去，好像在嘲笑着眼前的两个人。他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

杨卉鼻子哼了一声，冷笑道，我不是脱裤子干部吗？你今晚来这里，是不是还想要我脱裤子？





韩江林仿佛遭遇电击，卡嚓一声脊椎断了，身子突然一麻。她好看的嘴唇在微微颤动，牙齿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苍白的脸上浮着一丝鄙夷的笑容，好像满世界都是她嘲笑的对象，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与刚才表现的逆来顺受的样子相比，这是一个全新的杨卉，一个破罐子破摔、甘愿遭人蹂躏的杨卉。

小卉，韩江林轻轻哀叫一声，心仿佛被扎进了一根刺。

杨卉一怔，眼睛在他的脸上定了一下，随即又嘻笑起来，江林哥，咱们都是苦命人，你妈把你抛弃在荒野里，兰晓诗又抛弃你远走异国他乡，富婆罗丹你也留不住，是不是想起痴心故人来了？

杨卉故意用最刻薄和恶毒的话刺激韩江林的神经，说完，她还叉开腿，挺了挺丰满的胸，有意做了一个挑逗的表情。

韩江林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对眼前这个陌生的杨卉爱恨交加。他原以为杨卉经过三个月的监禁，会像周明一样对任何抚慰和同情都视为救命的稻草，没想到她不仅不领情，还把从监狱里学来的下流痞气表现出来。

杨卉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说，江林哥想什么呢？我这个脱裤子干部不仅被老公抛弃，被情人抛弃，我和江林哥算是同病相怜吧，江林哥今晚是不是有意重续前缘？只要江林哥愿意，小妹我随时愿为你玉体横陈，让你品尝一位久旷熟女的美味大餐，江林哥曾经尝过这道大餐的，味道还不错的吧？

韩江林有些恼怒了，训斥道，说什么呢，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本来就不像话，就不是个好东西嘛，要是个好女人，江林哥当初会抛弃我去娶兰晓诗吗？江林哥真是有先见之明，我是一个会给男人戴绿帽子的女人，就像朱明说的，我本事太大了，一次又一次让他改行，先是让他改行进了国土局，现在又让他改行进了邮政局。

韩江林不解其意，诧异地问，朱明调进邮政局去了？

杨卉做了一个鬼脸，顽皮地说，他说我让他戴上了邮政局的绿帽子，不是改行进了邮政局是什么？

韩江林知道误会了杨卉的话，苦笑一下。

杨卉说，朱明说他绿帽子戴得太多太厚，变成了绿头乌龟，绿头王八。

说到这里，杨卉兀自笑了起来。

韩江林胸口堵着一股气，想起身离开，又担心杨卉，她的精神状态这般消沉，万一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来，他这辈子不能原谅自己。他只能呆呆地坐着，变

成杨卉的出气筒，任她发泄心中的怨愤。

杨卉嘻笑道，当初你们让他戴绿帽子，我还当着财政局长，他当然不觉得戴着绿帽子是绿头乌龟，总是昂头挺胸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白云的大街小巷，他觉得他像一个勇于奉献的军人，不仅甘愿为白云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更愿意为白云的发展奉献老婆的肉体。

小卉。韩江林再次叫起来，提醒她的话太过头了。

杨卉一怔，看着韩江林大笑起来，江林哥，这是我这么久来第一次说真心话，真是不吐不快，如果剥下虚伪的面纱，我想这也是你愿听到的真心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看这话得改过来，女人不坏，男人没有机会，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不是男人们的向往的境界吗？江林哥不是这么做的吗？我，罗丹，以后还会有别的什么人，有欲望的女人，哪个不愿向手握权力的男人献身呢？不过，她们都是过眼烟云，也只有我这样的痴心女子，才愿意为一个男人不惜香消玉殒。

说到这里，杨卉眼眶亮晶晶的一片泪花，像镶着两颗闪光的宝石。

韩江林看得出在杨卉利辣的刀子嘴下，掩盖着一颗脆弱的自尊心，这种情形说明她的精神绷紧到了极点。他的心软了下来，感觉杨卉仍然是那个凄凄楚楚，怨艾可怜的小妹妹，竟然有一丝拥她入怀的冲动。

韩江林不能让这种尴尬的气氛继续下去，有意问，朱明呢？

夫妻本是同宿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杨卉假装洒脱地甩了一下头，指着门上的破鞋，外面给我的定性是脱裤子干部，家里给我的定性是一只破鞋，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是种瓜得豆，丢西瓜拣芝麻，妓女出卖肉体还收获了“小姐”这个桂冠，我全部的心血付出，收获的就是脱裤子干部和破鞋这两样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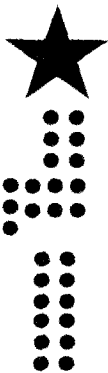
大难，什么大难？人谁不犯错？知错就能改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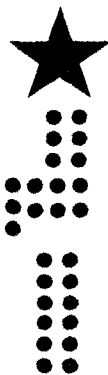
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听到的一句人话，杨卉用手指着韩江林的胸口，冷冷地看着他，你摸摸你的心，这是它说的话吗？

韩江林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避开了杨卉的目光。

杨卉却不依不饶，歌里唱，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江林哥，我爱你错了吗？我奉献给你错了吗？那一次却是我这一辈子感觉最幸福的一次，你知道吗？

杨卉说着，泪水竟然像断线的珍珠，扑漱漱掉下来。她甩了一下头，泪水散





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韩江林怦然心动,心道,韩江林,这是你一生都负于她的女人。眼里盈出了几许热泪。

杨卉抹了一把泪,似哭似笑,江林哥,你别假惺惺的,用那种的眼神诱惑我,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纯情的小姑娘了,你和兰晓诗婚姻给我上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课,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什么道理?

人生就是一笔交易,越是光彩动人的爱情,越是美丽和谐的婚姻,交易份额也越大。

韩江林避开杨卉火辣的目光,低下头喃喃地说,小卉,人不能走极端,纯情永远是埋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个旧梦。

狗屁!粗话和唾沫一起从杨卉嘴里吐到地上。

爱是维系社会的基石。

狗屁!唾沫再次直击地板。

做人要善良,你原来一直对我这么说,

不待韩江林说完,杨卉再次愤怒地说,我原来说的都是狗屁话。

韩江林无奈地摊开手,当一个人对世界充满怨恨,感到绝望的时候,你还能对她说些什么呢?

韩江林!

杨卉这么叫他的名字,吓了他一跳,问,什么?

一个错误会让人付出一生的代价,我对你的感情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遇上了一个错误的人,

都是我不好。韩江林自责道。

当然是你不好,杨卉毫不客气地笑了起来,农村话说,你是有爷娘生养没爷娘教的人,不配享有美好的感情,任何一点好的感情都会被你糟蹋掉。

韩江林腾地火冒三丈,杨卉冷笑着,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看着他。好男不和女斗,尤其是这个女人主动挑衅的时候。

真是疯了,真是疯了,韩江林心道,把心慢慢放下来。杨卉用怀疑一切的目光看待他,再说什么都是徒劳。他转身把提袋放在书桌上,抓出几颗巧克力递到杨卉面前,说,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杨卉眼睛看着他的手,目光傻傻地地盯着巧克力,慢慢抬头打量着韩江

林,仿佛不认识他似的。忽然,晶莹的泪水从眼里哗哗涌出来,哽咽道,你,还记得我最喜欢吃巧克力?怎么就不记得我最想要什么?

杨卉忽然站起来,愤怒地打掉了韩江林手里的巧克力,站起来背对着墙,巧克力球乒乒乓乓在地板上翻滚。韩江林吓坏了,想以情打动杨卉,说,小卉,别这样感情用事,好不好?

杨卉捂着嘴巴,肩膀不停的抽动,使劲让自己不哭出声来。

出了问题,我们要冷静地面对。

听了这话,杨卉哇地一声扑向墙壁,满心的委屈排山倒海地倾泄而出。韩江林极度惊恐,从后面抓住她的肩头,想控制眼前这个突然发疯了的女人。杨卉忽然转过身来,把头埋在韩江林胸前,歇斯底里地低声嚎啕起来。

韩江林搂着这个情绪失控的女人,爱不是恨也不是。杨卉宣泄了一会情绪,忽然搂紧了韩江林,说,江林哥,抱紧我。

她这一说,韩江林突然感觉自己处于一个荒唐故事的边缘,双手弹簧一般高高举过头顶。杨卉任性依偎在他的胸前,羞涩地瞟了他一眼,江林哥,你知道吗?这两个月来,我朝思暮想的人就是你,我在想,如果我出来,我会不顾一切地和你在一起,人生就那么短短的几十年,我不能再浪费自己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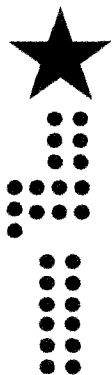
韩江林身子哆嗦了一下,杨卉的话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惧,眼前愿意以身相许的女人,在他看来变成了一个麻烦。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韩江林才发现自己有多么自私。这么多年来,凡事只从他的角度,从他的立场思考问题,从来没有从杨卉的角度,站在杨卉的立场上思考他们的生活,因为他的自私,不仅毁掉了杨卉的人生前途,也毁掉了一桩原本幸福的爱情婚姻生活。他伸出手轻轻梳理着杨卉柔顺的秀发,想让自己混乱的思路像头发一般顺畅起来。

杨卉竟然像一只得到抚慰的波斯猫一般,安静地依偎在他怀里,宛若沉浸在一个还没有做醒的旧梦里,嘴角浮现出一丝难得的安详微笑,鼻子里不时幸福地呢喃一声。韩江林很难想象,怀里温情默默的乖巧女人,就是那个颇被人诟病、为了利益不惜卖弄风情的女人?

为什么?韩江林自言自语。

杨卉满脸羞涩,猛然推开他,眼里又露出一丝诡怪的笑容,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依偎在你怀里会弄脏了你的身体?



小卉！韩江林正色道。

杨卉眼睛耷拉下来，喃喃地说，江林哥，你可以怀疑我，真的，为了你，我做过错事，但事实并非你看到的那样，有时候眼睛也会给人一种假象。

韩江林被杨卉的话弄糊涂了，耳闻为虚，眼见为实，眼睛看见的不是事实，难道要我相信耳朵听到的吗？耳听到的更加粗俗不堪，他还能相信什么？

杨卉反问道，你不相信我，难道你能相信别人所说的吗？韩叔叔不是常说，如果你有所怀疑，就要静下心来，听一听心灵的声音，你倾听了吗？

我听什么？你说眼睛看到的不是事实，耳朵听闻的不可信，老天，还让我倾听心灵的声音，那么，我该相信什么？韩江林忽然望了一眼亮着灯的里屋，脑海里浮现出杨卉和屠晋平滚在一起令人不堪入目的一幕，难道杨卉能够否定她没有与屠晋平有染的事实吗？

杨卉好像误解了他目光中的含义，笑问道，我们都被抛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正是春光时，哥哥是不是想和我一枕春梦？说着，杨卉朝他张开了手臂。

韩江林吓得连连后退，直到退到墙根，走投无路。杨卉和他面对面站着，鼻息相闻，笑着说，哥哥怎么还怕妹妹呢？南原一夜，我看哥哥挺懂风月的嘛，哥哥还把漂亮的富婆罗丹弄得神魂颠倒，现在怎么就害怕了呢？

不是怕，是不能，我们兄妹再这样要遭天谴的。

天谴？杨卉呵呵一笑，笑话，天意从来高难问，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天谴，只有人谴，我脸皮厚，不怕人谴，再说，妹妹是脱裤子干部，愿意为哥哥脱裤子献身，脱裤子当然有代价，就是哥哥你要想尽办法帮妹妹一把，如果判了我实刑，我连工作都没有了，今后我怎么生活，又怎么养儿子？那么我再到大街上卖给别人吗？人老珠黄，不值钱不说，像有人背后议论的，杨卉肮脏的身体摆在大街上就没人愿意操，不如现在和哥哥做一个交易，哥哥帮妹一把，妹妹为你提供服务，这交易还算公平吧。

当杨卉把市井传闻的东西复述出来时，韩江林喉咙像梗着什么东西，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眼珠翻白。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刚风情万种的妹妹，忽然间变成一个不要脸的下流坯子。

他训斥道，这几个月难道你不思反省，在里面学到的就是这些？

对，杨卉肯定地点着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哥哥不帮我，推我进那里面，不就是想让我跟那些妓女和犯罪分子学这些吗？你平时不是强调真实，赞美现

实主义者吗？里面全是现实主义者，她们的原则就是种什么收什么，用自己的身体换钱来快活，有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者站在你面前，愿为你献身，你为什么不赞美不接受？

既然你自甘堕落，还要我帮你什么？韩江林无奈地问。

杨卉白了他一眼，鄙夷地说，你以为我真的需要你帮我？别自作多情了。

我是想和你做一笔交易，当然啦，目标不一样，交易的价值自然也不一样，最好的目标支付最好的代价，如果能够帮我洗刷罪名，让我官复原职，以后我就是哥哥的女人，生是哥哥的人，死是哥哥的鬼，而且不会影响哥哥的前程；次一等的目标，支付次一等的代价，如果能够帮我无罪释放，我回到原单位上班，或者到其它单位也可以，虽然没有职位，但不影响工作，我愿意一辈子做哥哥的地下情人；再次一等的目标，如果判刑，但是缓刑，保留工作籍，我就做哥哥的应召女郎，随喊随到；最差一等的，就是我被判刑，我和哥哥自然没有什么交易可做。

这哪里还是原来那个清纯可爱的杨卉？这完全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江湖老手，韩江林像老鹰一样张开双手抓住杨卉的双臂使劲摇了摇，杨卉，这是你吗？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心里的那一个情字，到底写在了什么地方？

情字？杨卉自问一句，笑道，情字早死，唯有利字，过尽千帆皆为利，哥哥不是这么做的吗？

韩江林快要崩溃了，用力推开杨卉，猛喘几口粗气，怀疑今晚来看杨卉是一个错误。一个人自甘堕落，有心要死，别人是无法拯救的。虽然杨卉落到今日的地步，他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并不是所有恋爱失败的女人，都选择一条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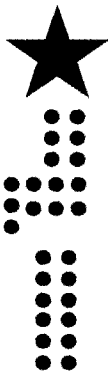
杨卉脸上顽劣的笑容，又让他怀疑，或许杨卉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给他一个假象，制造一个幻影来迷惑他，有意看他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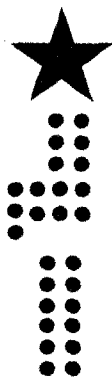
但愿杨卉的行为是后者。

轰轰，沉闷的爆炸声传了进来，地皮发生轻微的震颤，窗子瑟瑟响动，天花板上沙沙地往下掉尘埃，韩江林以为发生了地震，紧张地环顾四周。

杨卉说，看把你紧张的，白云不是地震多发地带，不会震死人的，可能是工地夜晚施工放炮吧。

韩江林说，施工要选择一个时间，以不扰民为原则，夜静人深放炮，影响居民休息。他掏出电话想给110打电话，让公安出面禁止。忽然又听到了一阵混





乱的枪声,韩江林感觉有什么不对劲,想到出门看个究竟。

杨卉上前拦住他,说,不要走呀,今晚我这个脱裤子干部准备好好伺候你这个领导呢。

韩江林觉得她太不像话,横眼一瞪。杨卉吓得退了几步,脸上现出惊恐的神色,不安地说,黑夜瞎火的,外面乱放枪,不安全。

越是不安全的地方,越应有领导干部出现。韩江林说着,看了杨卉一眼,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别再胡思乱想。

杨卉咬着嘴唇,顺从地点了点头,用一种柔和而关切的目光礼送韩江林,在他身后轻声说,你要小心。声音细如蚊咽,低得几乎听不见。

韩江林回头看了她一眼,杨卉又现出顽劣的笑容,说,想我就回来哦,江林哥一直是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人,我给你留着门。

韩江林急匆匆地冲过黑夜的前廊,跳下台阶进入巷子时,冷风迎面一吹,韩江林脑子像划过一道电光,映照出杨卉温柔的神情。或许这才是那个温柔善良、善解人意的杨卉?可是杨卉刚才一番痞气下流的话又让他感到怀疑,觉得几个月的监禁弄坏了杨卉的脑子和心性,内心隐藏着的邪恶魔鬼吞噬了善良,使她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如果杨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二字让韩江林一愣,觉得在杨卉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要想尽一切办法帮一帮杨卉。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让一个对生活绝望而怨恨社会的人,重新燃起新生活的希望,浪子回头金不换,未尝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韩江林走到大街上,枪声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他准备向公安局了解情况,正要拨号,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原来是王茂林向他汇报,说校场坝发生了枪击事件。

什么!韩江林异常震惊,公安已经进行了几次收枪行动,民间的火铳、鸟枪都被公安收缴,怎么突然冒出了枪击事件。他问,你在哪里?

我和陈局长已经集合好了公安应急分队,马上出发。

好,韩江林说,估计陈局长在向苟政达汇报情况,王茂林把情况向他通报,趁机表现一下。他果断地命令道,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种混乱局面扩大化,能够派出的警车全部出动,要拉响警报,用强大的气势打掉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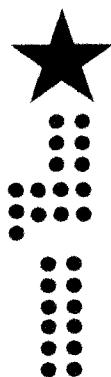
是。王茂林坚决地回应。

第二章 古典战争

校场坝位于南门口,依山傍水,中间有一宽阔的平坝,原来是驻守白云清军的训练场,校场坝村因而得名。这是一个有五百多户人家的大寨子,为汉寨和苗寨。汉寨是随军迁到苗乡的外来人,苗寨为原住居民。两寨中间隔着一条小溪沟,两边铺着青石板,几铺小石拱桥横卧溪流之上。桥下水流潺潺,碧清透底,颇有几分小桥流水人家的雅致。校场坝虽与县城近在咫尺,四周竹树环合掩映,倒是一个难得的清静去处。

两寨临近,风俗却迥然不同。苗族寨子房子粗放古朴,美人靠成为独特的风景;汉族人讲究房屋的外观设计,除了楼房雕梁画栋,门窗或龙飞凤翔,或虎啸兽走,或花鸟虫鱼,把汉文化的雕梁工艺与山地民族吊脚楼的建设风格融为一体,成为研究民族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被民族学专家称为刻在门窗上的史诗。一些拍摄民族地区电影的镜头就取材于此。随着白云城镇开发如火如荼,一些房开商看中了校场坝特殊的位置,想了许多办法准备置换校场坝,县里都不同意。县里的意见很明确,要把此处作为珍贵的民族文化窗口保存下来。

屠晋平在任时,强调大文化大教育,计划把城里的学校都搬迁到城外。除了搬迁县民族中学外,组建白云科教中心,把一小、三小及镇中学都规划在一起。又把体育场搬迁到科教中心的旁边,利用校场坝宽阔的地势,构建一个大科教中心的格局。这种思路单纯对于教育来说,实现科教资源共享,有利于促进教育的发展。但是,对于民族文化保护来说,则是一个失败的举措。屠晋平在位时,没有人敢于质疑书记的权威,科教中心项目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科教中心占用汉族寨子的土地,汉族村寨的人思想开放,许多人家都在街上做生意,乐意县里对他们的土地进行置换。想留在农村的人家,整体搬迁到了山坡上,县里给寨子实行通水、通电、通路等,主要入村干道路面硬化,一座整洁干净的



寨子出现在背后山上。想进城住的人家,县里给了很好的优惠政策,同意他们购置经济适用房。

得到了第二批世界银行项目贷款支持,科教中心的子项目之一的小学陆续开工建设。民族体育馆和中心广场项目正在对外招标。受到这些大利好的消息刺激,临近的土地顿时金贵起来,校场坝苗寨顿时成了开发商眼里的香饽饽。一些干部也纷纷利用关系,从苗家人的手里购买土地,建设私房。为了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县里研究决定把校场坝苗寨的土地先由县里整体进行置换,再对外进行招商。第一步先依照建设汉族寨子的模式,对校场坝苗族进行整体搬迁。第二步搞好建设规划,对外进行招商,争取把校场坝建设成为白云功能齐全的生态花园小区,成为白云一道不可多得的靓丽风景线。

信息透露出去以后,开发商趋之若鹜。因为县里建设场面铺得过大,项目过多,资金链发生了断裂,根本无法筹措移民搬迁的钱和土地补偿费,生态花园小区项目成了空中楼阁。为了推动项目建设,县里准备由开发商注资开发。这样一来,县里虽然失去了把地权拿过来,集中拍卖的收益,但通过竞标的方式,仍可获取更多的土地收益金。

生态花园小区建设领导小组由苟政达任组长,具体事务却由韩江林负责。当时他想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二郎神的房产公司,但二郎神接手了南原外环大道改扩建工程,资金和时间的要求都十分紧迫,加上银行紧缩银根,二郎神一时无法顾及县份上的项目,韩江林心安理得地领导着竞标工作,采取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最后由恒通房地产开发公司拿到了开发权。据幕后消息,恒通公司是由苟政达介绍来的,但项目的实际开发是由白云人滚元海操作的,恒通公司只是滚元海借的一个壳。

滚元海的姐夫是前任教育局长邓昌勇。邓昌勇在任时拿到了第一笔教育世行贷款400万美元,这笔钱大都投向较为偏僻的乡镇中学,而当时白云正大兴土木,建筑行业风风火火,有实力的建筑商根本无暇顾及,甚至也不愿接手项目小、利润薄的乡村中学项目,从农机厂下岗在家的滚元海拣了一个便宜,在姐夫邓昌勇的操纵下,承担了几所乡镇中学教学楼的建设项目,捞到了进入建筑行业的第一桶金,摊子逐渐铺开。但是,滚元海缺乏建筑经验,加上故意偷工减料,所建教学楼使用不到几年,就出现开裂、倾斜等严重质量问题。有人举报到纪委,纪委立案调查邓昌勇的问题,邓昌勇在下乡检查工作途中,吉普车

意外地翻入山高谷深的河谷,邓昌勇和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身亡。纪委的调查不得不中止,滚元海玩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移师南原,从此在白云的建筑行业里消失。韩江林在招投标时,有意提防这些在建筑行业有劣迹的人再次进入,没想到滚元海却蒙天过海,再次把触角伸向了白云建筑界。生意人是全天候的生物,只要有生意,他们哪怕冒险也会谋求前来分一杯羹。韩江林只得吩咐具体负责监督工作进展的潘仁达: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要想方设法保证工程质量。

生态花园小区项目在拆迁上就出了问题。苗寨人做生意的少,务农的多,眷恋旧居,死活不愿搬迁。恒通公司威逼利诱,找县里有关部门协调,断水、断电、断路,想尽了各种办法,答应签字从寨子上搬离的人家不到三分之一。年前,看到双方的矛盾加剧,韩江林担心引发群众的激愤,要求恒通公司按规则出牌,尽量做通群众思想工作,让群众愉快地搬迁,让群众安静地度过了一个春节。

随着天气转暖,群众开始在田地里犁田播种,恒通公司担心群众借此提出更多的补偿要求,于是蠢蠢欲动,想通过暴力手段恐吓、威逼群众搬迁。他们派人半夜拆群众房,或在寨子里施放毒蛇。苗族人都都是烈性子,并不服输,组织了巡逻队巡察,一度抓了几个试图进寨搞破坏的民工,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恒通公司放出话来,如果再不搬迁,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双方剑拔弩张,县里多次派人进驻做工作,要求双方冷静、保持克制。县建设局主持双方进行协商,但由于双方的目标差距太大,一时不能谈拢到一起,工作处于停止状态。

警车的警报器像利箭一样穿透县城的夜空。街道两边的居民宿舍次第喧闹起来,人们纷纷推开窗,相互探听原因。

街道远处,鸣着警笛的警车呼啸而过,韩江林心下稍安。王茂林执行任务坚决,破案的手段高明,唯一欠缺的是管理能力和政治策略,仅就公安业务而言,他很欣赏王茂林。

街道在警车后面安静下来。韩江林打电话给司机小刘,叫他开车过来接他到枪击案发现场。他到组织部后,小刘仍然在南江。他从组织部出来,不好把小郑从组织部带过来,政府办的司机不是架子大,就是嘴巴不严实,还是小刘用着顺手,吩咐人事局下一纸调令,把小刘从南江调到了政府办,继续跟他开车。

虽然他认为苟政达已经得到了汇报,韩江林等候小刘时,仍然把刚才得到的情况向苟政达作了汇报,他主要是想在苟政达面前表现低调一些,尽可能地多沟通,解除苟政达的戒备之心。